

美国精彩短篇悬念小说

背叛

One Life Too Many

Donald Olson

【美】唐纳德·奥尔森 著

王森译

群众出版社

1712.4/372

2009

美国精彩短篇悬念小说

背叛

One Life Too Many

[美] 唐纳德·奥尔森 著

群众出版社



王森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叛: 美国精彩短篇悬念小说 / (美) 奥尔森著:

王森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14-4385-7

I. 背… II. ①奥…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230 号

背 叛

著 者: 【美】唐纳德·奥尔森

译 者: 王 森

责任编辑: 张 蓉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85-7 / I. 181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背叛/1	法国雨伞/10	午夜前的哭泣/20
复仇/29	夜晚伪装/39	流言飞语/49
纪念品/58	深渊/67	餐厅侍者/80
无害的迷惘/90	自寻伤害/98	致命的等待/107
罗格兰/115	音乐盒/122	飞往月球的机票/131
石窟/140	俱乐至死/148	偷窥快门/156
最后的酬金/164	欺骗的外表/174	尖叫回声/186
一生等待/196	较量/205	古董沙发/214
威力最后的旅行/223	化妆师/231	
收集眼泪的人/240	骗局/252	信号/260
	千万别上楼/265	

背 叛

直到有一天早晨，伊弗林·维斯特惊慌失措地拍打着莱瑞家的大门求救，莱瑞才有机会在和伊弗林一起穿过帕克维尤住宅区的走廊时匆匆瞥上几眼他的这位新邻居。他懂得该如何操控她家的烟雾报警器吗？她的烤箱出了些故障，公寓里充斥着烤糊了的蛋糕味儿。维斯特女士打开窗户，莱瑞探出手，猛地用力去拧报警器的盖儿，终于刺耳的警鸣声停了下来。

他们坐下来等待着屋里的烟雾渐渐散去，这时维斯特女士感激地递给他一杯咖啡。“我对如何使用那些机械玩意儿完全是个白痴，”她坦白说。“但是以前我根本不用为此发愁。埃尔伯特干这个很在行。”

“埃尔伯特？”

“就是我死去的丈夫。”那些美好的回忆让她露出圣洁的微笑，莱瑞觉得在这么一张巴掌大的脸上似乎牙齿露得太多了；她比他想象的更老些，但是清晨时分她却把自己收拾得如此典雅精致。“我是个寡妇，”她补充道。“这个词说起来很难听，一提到‘寡妇’。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穿着黑色丧服在雨中哭泣的女人。”

莱瑞用赞赏的眼光看着她，从这个轻快可人的寡妇身上看不出一丝弱不禁风或者动辄要流泪的样子来。“鳏夫呢？鳏夫这个词会让人想起什么？”

她夸张地瞪着本来就很突出的淡蓝色眼睛，惊讶地说，“你不是说你妻子——但是，你这么年轻！”

“一年前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妻子。”

“太不可思议了，看来我们真应该成为邻居。”

事实上，一点儿都不稀奇，莱瑞心想，帕克维尤住宅区的大多数住户似乎都是些有钱的寡妇，鳏夫或者是退休的有钱夫妇。房间里烟雾还没有完全散尽，呛得两人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莱瑞摘下眼镜，用欣赏的目光环顾房间。看来伊弗林·维斯特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品位，而且显然也拥有大量

的财富来纵容自己的品位。房间里摆满了成捆的鲜花，对于莱瑞而言，这是他对这一阶层最后的试金石。离开之前，莱瑞邀请伊弗林·维斯特第二天下午到他家里做客。

“除非你答应为我弹奏科尔·波特（译者注：美国作曲家）的曲子，我才会过去。”她回答道。“我在家里隔着房门听到的只是些让我干着急的叮咚声。”

第二天，莱瑞见到伊弗林·维斯特时，她让美发师做了个新发型，并且穿着设计简洁但是价格昂贵的外衣，这让她看起来年轻而迷人。当她欣赏着房间里光彩四射的物件时，那些照片，那些银器，还有那些真正设计精良的古董家具，使她内心里隐约存在的戒备感荡然无存。莱瑞领着她穿过客厅，来到一个谢拉顿风格的靠背长椅旁。

“带你见见西蒙，”他喃喃道。

西蒙正懒洋洋地蜷卧在一个绣有粉红色小玫瑰花蕾的丝绸靠枕上，看到有陌生人入侵，她睁大蔚蓝色的眼睛机敏地警惕着来访者。

维斯特女士掩饰着自己内心的反感。她不喜欢猫。即使是一只像巧克力一样高雅的动物。但是她仍然刻意去讨好这只猫咪。“噢，太可爱了，你真是太可爱了，”就在她颤颤巍巍地伸出紧张不安的小手打算向西蒙谄媚时，莱瑞立刻发出警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碰她。她的脾气可是异常的喜怒无常。”

维斯特女士坐在粉色大理石壁炉旁。“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个爱猫之人，瑞玛先生。”

“请叫我莱瑞。西蒙是一只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的猫咪。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她是娜蒂娅的宠物，你知道，娜蒂娅是我的亡妻。”

维斯特女士再次瞥了一眼放在小型卧式钢琴上的银相框，她第一眼看到那张照片时，以为那是莱瑞母亲的照片。“我敢肯定你非常想念她。我也一样。事实上在我失去埃尔波特后，我真的不愿意一个人再活下去了。”

“也许你可以再婚啊。你还年轻。”

“感谢你的恭维。但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再嫁时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当一个人不再拥有玫瑰般靓丽的青春，但是却拥有其他一切物质条件时，那么这个人就很难判断别人是否真的爱她，或者，哦，你明白我意思。”

过了一会儿，维斯特女士提醒莱瑞，他曾答应过为她弹钢琴。

“恐怕我之前欺骗了你，”他羞涩不安地坦白，起身从钢琴后面的橱柜里选出一张唱片，然后把唱片塞入立体声音响里。当肖邦的旋律音乐梦幻般

的在空气中流淌起来时，莱瑞解释道：“娜蒂娅是其中的一个乐手，她弹奏得非常动听。我有几十张她的音乐唱片。噢，你看。”

这时，西蒙已经舒展开身体，专注地站在她的靠枕上，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钢琴键盘，仿佛音乐来自于钢琴似的。伊弗林·维斯特说：“这是我的想象呢，还是她真的在微笑？”

“她喜欢听娜蒂娅弹琴。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每当她想要听音乐时，她真的会告诉我。她会跳上钢琴，用爪子挠着琴键，同时眼睛看着我。如果我没有马上给她放唱片的话，她就会大声地并且悲痛地嚎叫。”

“太不可思议了。”

“起初我试着不去理会她，但是她会因此变得非常淘气。的确是非常的淘气。”

维斯特女士似乎没有听出莱瑞表现出的幽默。“不是有个法国诗人曾写过猫咪会延续他主人的生命吗？”

莱瑞对此并不怀疑。“在我看来的确如此，但是我想还有我自己的原因，我有些太纵容她的行为了。你会觉得我过于软弱而愚蠢，我承认，但是溺爱和纵容西蒙会让我感到似乎娜蒂娅不曾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失去了西蒙就如同我再一次失去了娜蒂娅一样。我无法忍受。”

“但是，最后你还是要面对现实的。”维斯特女士那个戴着大颗红宝石的手指抚弄着自己的嘴唇，似乎在保护自己的嘴唇不会受到西蒙的袭击。“当然，我一点也不了解猫儿们对生活的期望。我只知道一句古话说猫有九条命。”

“当事情没有按照她的意愿发展时，西蒙确实会非常非常的令人讨厌，”莱瑞说，“我曾经告诉她她已经活得太久了，她最好留意自己的言行。但是她知道我溺爱她。我曾向娜蒂娅发过誓，只要西蒙活着我就会尽我全力来照顾西蒙。我们都喜欢她。就算是我们的孩子也不可能像西蒙一样跟我们这么亲。”

维斯特女士在邀请莱瑞共享亲密的烛光晚餐时，努力掩藏起自己内心对西蒙的厌恶感。而这一次邀请则成为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惯例。

“我很想过去，”他说，“我可以冒昧问一下，您的邀请里包括西蒙吗？”

“噢——”

“如果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的话，她会烦躁不安的。”

“恐怕我没有猫粮招待她。”

“噢，她吃饭很讲究。她最喜欢吃虾。即使我快饿死了，也不能吃她的虾，得让给她吃。”

西蒙一踏进维斯特太太的房间，就开始东闻西嗅，她摇动着尾巴，傲慢地瞥了一眼屋子的女主人，最后卧在维斯特太太最舒服的一把椅子上。只有莱瑞拿起小虾喂她时，才引起她的兴趣来。她贪婪地轻咬了几口。维斯特太太强忍着看到眼前情景时的真实感受。她只是用略含讽刺的语气说西蒙真是好命，碰到一个那么喜欢她的主人。

“我不知道主人这个词用在这儿是否非常合适，”莱瑞说，“通常来讲主人能被奴役吗？”

“至少你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维斯特女士微微一笑。

“其实我还有些迷信。除了我自己对西蒙的感情以外，我觉得一旦我背叛了自己对娜蒂娅的誓言，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亲爱的，原谅我的直率，但是你真地认为在一个宠物身上投入那么多的爱是明智的吗？你曾提到过我再婚的可能性。那么你呢？你这么年轻。难道你指望另一个女人会容忍这么一只专横跋扈的动物吗？暂且不提嫉妒这回事，恐怕我都可以找到一些难以忍受的规定。”

莱瑞马上表示同意。“啊，但是如果我打算再婚的话，当然如果西蒙威胁到我家庭的和睦，我想除了我必须跟西蒙分开以外，别无选择。”

听到莱瑞这么说，维斯特太太很开心，她给两人续满酒，回到她最喜欢聊的话题，如果没有人分享痛苦与快乐，生活该是多么空虚。如果那个晚上没有西蒙的话会更加让人酣畅淋漓。就在莱瑞和维斯特太太双双坐在沙发上，相偎相依时，西蒙突然从自己的椅子上跳下来，径直朝门口跑去，到了门口她转过身，昂起高贵的小脑袋，发出一声刺耳而专横的喵喵声，然后伸出小爪子，狠狠地在那扇漂亮的漆器大门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显而易见的爪子印。

“噢！”维斯特太太大叫道。“你这个淘气的可恶的畜牲。”

莱瑞从沙发上跳起来，慌慌张张地为西蒙辩护。“真是太抱歉了，伊弗林。我已经习惯从来不对西蒙大嚷大叫。她在这方面非常像娜蒂娅。”

“真是太滑稽了，”维斯特太太局促不安地看着莱瑞的言行，“这只猫好像是你的女友一样陪着你。”

尽管西蒙表现出来明显的嫉妒，而且维斯特太太也坦率地表示不同意莱瑞对待宠物俯首帖耳的态度，但是这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却在急剧升温，当

两人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多的和谐音符时，他们的关系很快从友谊发展到某种很有希望生活在一起的状态。爱情，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情的话，在他们俩人居住的公寓里蔓延。然而莱瑞还是没有同意维斯特的建议，他不同意他们偶尔到外面吃饭。“我想不出会有一家餐厅同意招待猫咪，”他争论着。

“亲爱的。我并不是让西蒙陪我们一起去啊。”

“你是说，把她一人留在家里？就她一个人？我亲爱的伊弗林，我想我早已向你解释过了，我并不是个心血来潮、随心所欲的人。难道你认为我会让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吗？你不知道西蒙具有多大的破坏力吗？她的行为会比那些恶意的汪达尔人打砸抢的作风还要恶劣。”

“莱瑞，这一切让人看来简直是太可笑了。你好像在描述一个善妒的，具有病态占有欲的妻子。当你坚持把她比作娜蒂娅时，人们可能会想是否娜蒂娅也同样的喜怒无常。”

莱瑞痛苦不堪地看向别处。“我猜想别人确实可能会那样认为。但是我就是娜蒂娅的一切。我们曾经非常幸福，娜蒂娅，西蒙还有我。”

“太让人感动了，我相信你的话，但是你把对娜蒂娅的感情转移到西蒙身上，哦，这没有错，亲爱的，但是你觉得这样很——很正常吗？”

莱瑞深陷的眼睛里流露出受伤的神情，他看着维斯特说，“你是在告诉我我应该——应该——”

“除掉她，亲爱的。”

莱瑞听到此话非常震惊，马上表示反对。“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样做就像是——就像是在杀死娜蒂娅。”

“傻孩子，我并不是说要你杀了她。放她走，或者再给她找个主人，又或者把她送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结果都是一样。我不能那么做，伊弗林，我决不能一个人生活。而且我会感到孤独的。”

维斯特太太抓住他的手。“你是在说我完全误会了我们的关系了吗？难道我只是一个住在你隔壁的邻居而已？”

莱瑞转过身，脸上带着温柔的容光焕发的微笑凝视着她，微笑中充满了希望。“上帝，伊弗林你一定知道我想要的和你一样。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说过的话，你曾表示对待再婚，你必须小心翼翼谨慎行事。所以如果我有那个念头的话，你会怀疑我的动机——哦，也可以那么说，在你告诉我我的资产状况后，我就知道我不像你那么富有。虽然我看起来似乎不

缺少任何东西，但是真的——”

“嘘，不许再说下去了，”维斯特太太严厉地说，“我不允许你把所谓的自尊心放在我们之间，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会因此而难过的。我曾经不断地问自己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怎么可能发现我的魅力。面对现实吧，我不漂亮，虽然我还没有老到可以做你母亲的地步，但是我们之间毕竟有年龄差距。”

莱瑞走过去拿起娜蒂娅的照片，把它放在维斯特太太面前。“你一定注意到娜蒂娅比我岁数大。对我而言年龄完全不是问题。”

“你是说你会考虑我们——结婚？”

莱瑞紧紧握住她的双手。“假如之前我没有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傻念头的话，几周前我就会向你求婚了。”

这种感情的交流被一阵刺耳的噪声打断。他们同时跳了起来。只见西蒙蜷缩在钢琴上，疯狂地摇着尾巴，爪子不停地挠着键盘。

一年多来，莱瑞第一次几乎是用愉快的心情期待着娜蒂娅的律师，那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基尔弗里先生每月一次的到访。

他和往常一样态度严肃，一本正经地来到莱瑞家，恪守尽职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他和莱瑞都很厌恶的事情。两人都希望见面尽可能地简短，不浪费一点时间。

“依我看来，她一直很健康。”

“如果不信的话，你自己看看。”

基尔弗里打开他的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带着显而易见的厌恶神态戴上手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西蒙从她舒适的软垫上举起来，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好像要把她全身上下检查个遍才算够。

莱瑞咯咯地笑起来。“别担心，她还是那个西蒙，那个原装的西蒙。你真的认为如果这个可爱的猫咪死了，我会为了要拿到那笔酬金而去找一个替代品来欺骗你吗？”

“我相信你能做到得还不止这些。”律师放下西蒙，然后摘下手套。

莱瑞傻笑着。“你满意了吧？”

“你是说西蒙吗？不错，很满意。”

“噢，得了吧，基尔弗里，难道你还没有死心吗？”

“如果你指的是我还在怀疑娜蒂娅的死因，那我明确告诉你，是的，我永远不会放弃。那绝不是一件偶然的故事，你我心里都明白。但凡我发现一

点儿强有力的证据的话，你就会罪有应得了。感谢上帝，娜蒂娅还算精明没有完全被你骗到。她致命的错误就是让你相信一旦她遇到不测，你能继承她的所有财产。”

莱瑞轻蔑地说：“她不过是个神经质，且占有欲极强的自私自利的老婆子。”

基尔弗里看着他不怀好意地狡黠一笑：“当我向你读完娜蒂娅的遗嘱，当你知道自己不能拥有这里的一切，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时，我开心极了。这套公寓，那些钱财，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你。你只不过是保管人而已——而这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西蒙还活着。”

莱瑞发出一声微弱的怒吼抗议道：“我从没有要试着对遗嘱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你当然明白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会很鲁莽。”

“你认为那只可恶的猫咪是唯一一块横插在我和饥饿之间的绊脚石吗？你太低估我的智商了，基尔弗里。”

“我当然不会再小瞧你了。我一直在监视你，瑞玛。再去欺骗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吧，你会发现你永远也摆脱不了你的坏名声。”

莱瑞扬起下巴。“你在监视我，对吗？”

“可以这么说，我一直对你很感兴趣。”

莱瑞品尝着自己的秘密所带来的苦果。那个娜蒂娅的接班人就住在他附近，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检视他的一举一动。一旦他和伊弗林结婚，他们就不能留在这个城市里。这就是他眼前的处境。

这个恋爱中的女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亲爱的，我当然理解你的做法。我没有指望你会住在这栋大厦里，甚至是这个城市里，这里有你太多痛苦的记忆。我们可以搬到我们希望去的地方。”

“但是如果没有西蒙的话。”莱瑞脸上露出深深的忧郁。

维斯特女士拍了拍他的手臂。“对不起，亲爱的。不只是对西蒙。对其他的猫咪我同样讨厌。”

“我非常理解，”他说。“但是我必须要做那个抛弃她的人。如果那样的话，我的良心不安啊。我又怎能愉快地生活下去呢？那样做就像是在做背叛娜蒂娅的事情。”

“我明白，亲爱的，我明白你的想法。就像让你抛弃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会替你解决这个麻烦。我发誓我一定能做到。”

计划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将会举办一场简单的私人婚礼。这场婚礼完全不会公之于众，然后他们打算搬到这个国家的另外一个城市定居，或者过一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的生活：先去里维埃拉、西班牙、墨西哥，最后可能在西部定居，圣弗朗西斯哥或者是南加利福尼亚。结婚日期已定。他们讨论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唯独没有提到有关如何处理西蒙的任何细节。

最终，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而得以解决。一天早晨，莱瑞正跪在地上忙乱地翻腾着娜蒂娅的沉重无比有着精美雕刻的华丽的松木箱子，这时他感觉到西蒙毛茸茸的身体在他腿上蹭来蹭去。当他向后退缩时，他的肘部重重地撞到箱子边缘，箱盖砰的一下合上了。莱瑞小声骂了一句，然后却笑了起来。突然之间，他抱起西蒙，举起松木箱子的盖儿，把西蒙扔到一堆亚麻布上，然后又重重地放下箱盖。紧接着从箱子里传出一阵阵紧张、焦虑、愤怒的嚎叫声。莱瑞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这和他结束娜蒂娅的生命时所遇到的“事故”时感觉到的恐惧一模一样。从松木箱里传来的凄惨的叫声，听起来就像人悲伤时呜呜的痛哭声。

莱瑞慌慌张张地逃离公寓，锁上房门后他停下脚步，静静听了片刻，直到他确保走廊里听不到卧室里传出的声音，他才离开。当他坐在车里时，他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他向高速公路开去。一路上他还在琢磨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西蒙才能耗尽箱子里的氧气。

不久，他把车停在一个电话亭旁，下车给维斯特太太打电话。“亲爱的，我在城里。最后再买点东西，然后约些老朋友，跟他们道别。我可能很晚才能回到家吃晚饭。”

“西蒙和你一起吗？”

“没有，我出门时，她刚好在睡觉。所以我想我趁此机会溜出来。我心里还祈祷着她在我回来之前，不会醒过来。”

“听着，亲爱的，”维斯特太太说，“恐怕我必须取消咱们的晚宴了。我给我的律师打了电话，这个讨厌的男人今晚要离开到外地开会。所以我同意跟他一起吃晚饭，然后顺便讨论一下那些无聊的文件。但是别担心，我会给你在冰箱里留些饭菜，同样我也会好好款待我们的西蒙。”

莱瑞对着话筒发出一声亲吻的声音。“你现在就已经开始溺爱我了，爱你。”

对于莱瑞的这些行为，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会希望伊弗林·维斯特相信西蒙的死不过是个意外，他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说他有责任的话，

那也只不过是他在离开家时忘记关上松木箱子的盖儿。这和娜蒂亚刚刚死去时的情况如出一辙，那时候他就想方设法使大家相信在娜蒂娅遇到的意外中，他没有一点过错。

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不断预演着当他告诉维斯特太太所发生的不幸时，他必须扮演的痛失亲人的那个角色。在他离家时，西蒙一定是已经睡醒了，于是她跳进松木箱里，不小心把盖子合上了。在他把车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之前，他确定伊弗林的那辆凯迪拉克不在停车场。于是他快速跑上楼梯，用她几个星期前给他的钥匙闯进了维斯特太太的家，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盘盖着盖子的菜，然后穿过走廊来到自己家。一走进房间他就停了下来。房间里一片寂静。他把菜放到厨房的操作台上，静悄悄地来到卧室，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举起松木箱盖。

人们可能会以为西蒙睡着了，只见她舒服地蜷缩在凌乱不堪的亚麻布上。莱瑞确认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然后放下盖子，回到厨房。他突然感到饥饿难耐。于是把那盘鸡肉塞进微波炉加热，他在另一盘菜上嗅了嗅。就在他准备把那盘菜扔进垃圾箱时，饥饿战胜了厌恶。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西蒙的大餐——一盘子大虾。

太遗憾了，他边吃边想；那个可怜的已经被判死刑的畜牲再也没有机会享受自己最后的晚餐了。

维斯特太太忐忑不安地坐在公寓里等待莱瑞的敲门声。她只能寄希望于当她坦白自己所做所为时，莱瑞能够理解，她那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分担他的痛苦，把因为西蒙的死而产生的罪孽感加在她的身上，而不是莱瑞的身上。如果他真爱她的话，他一定会原谅她。

她知道他一定回到了家，冰箱里的那两盘菜已经不见了。而且现在肯定已经吃光了。她还知道她那盘放了毒药的大虾会很快起作用。

亲爱的莱瑞，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就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完全相信如果她没有遇到他的话，她一定会把那些毒药用在自己身上，因为在她亲爱的埃尔伯特死后，一直以来她都处在抑郁症的状态里。

她再也无法忍受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她终于穿过走廊，耳朵贴在莱瑞家的门上，紧张不安地听着里面的动静。公寓里死一般寂静。当她战战兢兢地敲门时，始终无人应答。

法国雨伞

尽管下着雨，菲儿却更愿意从父母家步行回到自己的公寓，虽然父母家住在东 60 号的公寓大楼，而她住在百老汇大街西边的一个更加平民的公寓里，但是菲儿还是拗不过父亲的请求，打的回了家。父亲的这种对于她的安全多少有些过于夸张的关心起始于十二年前的一次变故，那年她只有九岁。

她习惯每周二到父母家待上片刻，周二是她的休息日。她现在在一家叫做“雨具大全”的商店里工作。这家商店位于第五大道，主要经营进口雨衣和其他一些附属品。和两年前她经受了一段时间的神经衰弱后离开的那个学费昂贵的贵族学校相比，这个工作让她感到非常愉快。她的父亲并不乐意菲儿从家里搬出去，但是他对女儿的室友却很满意，那个女孩叫普鲁登斯·拜克斯特，是个严于律己的慈母一般的女孩。

就在这样一个独特的雨天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在菲儿的出租车停在 48 大街附近等候交通灯时，菲儿坐在后座上无意地朝出租车窗外看了一眼，她的目光刚好落在一个正在欣赏商店橱窗的女人身上。但是并不是这个女人本身引起菲儿的注意；而是女人手里举着的那把伞，那把象牙手柄上拥有独特的雕刻花纹的孔雀蓝色的雨伞吸引了菲儿的眼球。

“停车，我在这儿下车，”菲儿一边喊一边打开了车门。她付了车钱，匆匆跑到马路牙子上，心里想一定是自己认错了；不可能是同一把伞，尽管克劳丁一再坚持她的雨伞是独一无二的。“在巴黎你再也找不到和它一样的伞了，小姐。”她炫耀地转动着缠绕着狭窄银丝带的象牙手柄，手柄上还雕刻着克劳丁名字的首字母。

当菲儿沿着街道跟踪那个女人时，一阵阵狂热的激动袭击着她的内心，她不顾一切地渴望能看到那个女人的脸。噢，上帝啊，她心里想，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克劳丁？我该怎么办？不，不，不可能，她不可能是克劳丁。克劳丁不是不在纽约吗？绝对不可能。

跟踪了一个街区后，那个女人停在一家酒店门口，合上伞，甩了甩伞上的水珠，然后才打开门走了进去。当然，这次菲儿也只是匆匆瞥到女人整齐光滑的白色发髻。菲儿在走进酒店前犹豫了一会儿，她心慌意乱地站在门口，眼睛随意看了一下酒店柔和灯光下时尚优雅的氛围中的几排桌椅。

当女人临着窗户坐下时，菲儿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在犀利的日光下，十二年来容颜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种昏暗暧昧的灯光下，那张脸上还是露出不受时间改变的特征，同样的高颧骨，同样过长的鼻子，同样形状古怪的弯弯眉毛。毫无疑问，她就是克劳丁·布歇。

菲儿最初的冲动渐渐消退，内心的恐惧却让她呆若木鸡；此时的克劳丁神情放松，高贵优雅，旁若无人地坐在那儿，喝着侍应生送来的白葡萄酒，这怎么可能？菲儿一时惊慌失措起来，内心充满矛盾，思维混乱不堪。然后一阵油然而生的愤怒驱散了菲儿内心的优柔寡断；根本没有来得及去考虑行动的后果，她发现自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餐桌旁。

“你好，克劳丁。”

那个女人面无表情地望着她，丝毫没有认出她。

“对不起？”

“难道你不记得我了？我是菲儿啊。”

只见她轻轻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突然眯起那双蓝色的眼睛。“菲儿？不，不，不可能。”

她的脸上既没有惊慌，也没有忙乱，只是震惊。

菲儿紧张地大笑起来，声音严厉地说：“太可笑了。我第一眼看到你时跟你想得一样。不可能。”

“但是多么神奇啊。我的菲儿小姐，你都长大了。看到你太高兴了。”

“真的吗？”

“当然了。噢，别光顾着说话了。坐到这儿来。我和朋友约会，但是我们还有时间聊聊。我来早了些。”

菲儿坐下，注意到她在发抖。“你一点儿没变，克劳丁，而且还打着那把伞，我在街上一眼就认出了它。”

克劳丁发出好似马琳·黛德丽（美籍德国电影演员）般低沉洪亮的笑声。“啊，是的，那把法国雨伞。你还记得它。你那时候多喜欢用它啊。这些日子以来全靠它为我遮风避雨了。”

女人坦然得让人无法相信。难道她在演戏？她那率真，礼貌而又开心的表情里没有一丝焦虑不安甚至没有一丝警惕。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菲儿说，“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见面——噢，我必须，当然我必须确保——或者是必须做明智的事情。”

“明智的事情？”

菲儿突然被她的这种明显的漫不经心激怒了。“是这样，刚开始我一时冲动，”她撒谎说，“打算去找附近值班的警察。”

这句话应该让她受到些震撼，但是没有，她的眼神里仍然没有闪烁着不安，她的嘴唇没有一丝颤动。“警察！噢，我亲爱的小菲儿，那将会是最愚蠢的行为。”

“愚蠢？”

“我向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你那样做，绝对是最愚蠢不堪的行为。”然后她眼睛盯着别处，快速补充道：“啊，我朋友来了。抱歉，亲爱的，现在我们必须停止聊天了。”她伸出手，紧紧握住菲儿的双手。“你必须向我保证。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们的这次重聚。任何人，明白吗？等我们好好谈完后，随便你怎么做都行。”她从手包里翻出一张卡片。“这是我的地址还有我私下用的电话号码。明天下午三点来见我，好吗？十万火急，我们非常有必要谈谈。”

菲儿抬起头看见那个高大魁梧神秘兮兮的漂亮男人来到桌旁。她多少有些慌张地站起来。克劳丁也起身再次握住菲儿的手。“答应我？”

“好的。那么再见。”她转过身，手里抓着卡片，逃也似的离开酒店。雨已经停了，但是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周围的环境就像是一个令人惊慌失措，痛苦难耐的梦境。

“普鲁，真的。我碰到了她，就是那样。我简直无法相信。”

“你跟她谈话了？真的跟她谈话了？”普鲁登斯是个身材矮小丰满的女孩，比菲儿年长几岁。长着一张诚实坦率的脸，周身散发着母性的气质。

“我们谈了一会儿，后来那个男人来了。”

“你说些什么？她说了些什么？”

“什么都没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她冷静得就像一根——法语里黄瓜怎么说？”

“Concombre。”普鲁登斯曾经在联合国做过翻译。

“她让我保证不跟任何人提到我们曾经见过面，直到我们谈过之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是说，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的确向她发过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样做。我需要时间仔细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天啊，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你这么做只能是给她提供逃跑

的时间。”

菲儿沉思片刻。“我不这样认为。当然，可能她一直在演戏，但是我敢发誓她见到我时，没有一点的惊慌失措，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欢愉。她一脸的满不在乎。”

“可怜的非儿，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至少给你父亲打个电话吧。”

“还没有。我不想让他担心。我觉得爸爸还没有从那件事的阴影中恢复过来。那件事后，他甚至坚持买支手枪，为的是他不在家时，母亲和我能够以此防身。也许我应该什么都不做。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不测？”

普鲁登斯的眼球转了几圈。“我想森宁伯格医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你自己也说过他相信你的所有问题都是来源于那次不幸。你怎么能让那个恶毒的女人逍遥法外呢？”

菲儿似乎跑题了，她提起那把法国雨伞。“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想起克劳丁，就会记起那把伞。我的脑海里似乎就会浮现出一幅雷诺阿（法国印象派画家——译者注）的画来。克劳丁拉着我的手，我们两个漫步在海边，头顶上烈日炎炎，而为我们遮阳的就是那把法国雨伞。我快乐极了，普鲁。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不能对克劳丁产生强烈的复仇心理的原因吧，不管她对我都做了什么。小时候可怜兮兮的我在父母无休止的争吵中过日子，我觉得总有一天我的整个世界会一下子坍塌。我决不会忘记那天母亲告诉我，说爸爸要离开我们，永远抛弃我们。我们会离开拉切芒特的家，一切都会不一样。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不停地祈祷希望发生一些事情能够使我的生活恢复原样。而且事实正如我祈祷的一样。终于意外发生了。好像是我的祈祷真的起了作用似的。”

爸爸为了“解决问题”打算搬出去住。他试着给九岁的菲儿解释清楚一切。她还记得爸爸用过的一个短语“隔离审判”。她非常伤心，而母亲当时不是歇斯底里就是处在沉重压抑麻木的绝望当中，对她的心理没有一点帮助。唯一的一点安慰是克劳丁给予的。克劳丁一年前从巴黎来到这个家庭做保姆，她早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当时菲儿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因为她天生能够融入孩子的世界，没有一点成人的傲慢和谎言。

克劳丁有一个男朋友，名叫凯文·考克瑞，他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有时候照料花园，有时候又做父亲的司机。考克瑞相貌英俊而且喜欢逗她玩儿，所以菲儿也很快喜欢上了考克瑞。

爸爸走后一个星期，母亲到住在 68 大道寡居的祖母家，和祖母住了一